

從 Charles Taylor 「反結構」概念探討 現代社會價值教育的重構

郭佳靈*

摘要

現代社會對所謂成就的主流意識，不外以追求較高的權力、社經地位、豐厚財帛為評價標準。即使在強調平等的民主社會中，工具化理性思維框架了人的外在行為表現、目標達成程度，也不知覺的被分類、分級、或被不公平對待。處在這種功利被無限上綱的年代，教育機關莫不以競爭力或就業需求為取向，以確立學生具備成功的可能要件，於是，學生和老師必須以涉入主流價值來維持生活的安全感。但是這種過度追求，必然使個體固執在工具化的理性思維中，亦將使教育場境中的師生逐漸失去生命的活力與意義；個體在社會架構中亦無法找到價值的共鳴，而變得茫然、虛無、疏離，而逐漸失去自我及生命動力。

本文將由 Charles Taylor 「反結構」的思想出發，深入探究現代社會主流價值觀與教育相互影響所衍生的價值問題，並以 Charles Taylor 「反結構」思想中「具魅世界反轉儀式」和「去魅世界理性主義」的概念，作為生活在既有社會結構中自我省思的警示，梳理出理性主義導向的教育模式對個體的深遠影響。作者同時以大學生畢業後對前途的困惑為討論基點，涉入現代科技文明及工具化理性思維瀰漫的價值意識；分析其成因和蘊寓的內涵，並以批判的角度針貶現代價值教育養成的偏?。本文並提出價值教育應跳脫工具化理性思維，建議教育者應重新探索理性思維外的「人本」線索，以平衡「人」在世存有的完整性，為價值教育的實踐帶出新活力與更具意義的可能性。

關鍵字：價值教育、工具化理性、主流價值、反結構、重構

*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Email：salin1768@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 年 9 月 30 日；修改日期：2015 年 01 月 15 日；接收刊登：2016 年 05 月 16 日

壹、前言

人類本有許多面向的慾望，除了期待擁有豐沛的物質生活、享受世俗的成就名利之外，也會渴望經驗生命的昂揚與情感的交流，以獲得雋永的意義，藉此使生命儘量趨向於圓滿。現代人生長在民主社會中，而民主機制的運作建立在法治的秩序基礎下。現代社會中個體所追求的成就，在主流的意識上，已完全著重在較高的權力、社經地位、豐厚財帛為評價。即使在強調人人平等的社會裡，工具化理性框架中的個體，也常因外在行為的表現、目標達成的比率，而不知不覺的被分類、分級，甚至被社會不公平的階級化所對待。處在這種價值氛圍偏向功利的社會中，加上所謂自由意識的無限上綱，教育機關莫不「從善如流」的以競爭力或就業需求為取向，以確保學生未來具備成功為立基。然而，成功的定義究竟是甚麼？成功對個體而言又意謂著什麼？從時下媒體或暢銷書刊的內容充滿著各個行業的成功經驗，各個名人的成名歷史，也從鏡頭和字裡行間，對於他們所擁有豐富的財帛、權力、光鮮的外表加以充分描繪，在人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目欣羨崇拜下，人人忙著找尋「特異」功能，也忙著追求事物的速成和如何吸引群眾的目光；於是，升學主義與市場化導向的教育，簡化了選擇的多樣性與認識差異的機會，因為擁抱主流價值便成為教師與學生安全感的來源（林京霈，2012）。而教育機關和學生也就理所當然的將學問、知識，當作是脫貧和取得功名利祿的工具。但是，這種追求工具性、目標性的思維，將使人在學習過程或人際互動間，益加偏執於工具性的理性思考，此種現象將使教育場境的師生，在日常生活中，失去自我內在價值的共鳴，他們亦將因此而逐漸失去人類生命本然的活動力與意義感。

人類生命本就具有許多面向的能力，包含靈性、理性思考、理解能力、邏輯架構、邏輯推理、情緒感受、同理心、情感流動、創造力等。如此多元的生命本能，是有待從教育過程中經由知識的啟發，來促成人性完整發展，而人性完整的滿實與意義的獲得，是需要價值教育給予滋養的。教育的提點是提供一個機會，使學習及成長者皆能看到主流意識之外，尚有其他更為重要的生命意義與人本價

值，也循此脈絡開展探索及思考生命意涵的能力，進而找尋到能與自己有深刻共鳴的價值與意義。

貳、Charles Taylor 的「反結構」思想

所謂「反結構」，以簡略概念而言，「反結構」的動力是來自於超越社會的、也是超越人類既有能力的，是一種跳脫出規範制度之外的活動，甚至與日常的生活規範或制度有所矛盾的思維或行為。「反結構」的核心精神可視為在現有秩序規範結構之外的思維和提醒，也是一種較高於現有的價值提示，它能把人們從制度中僵化的思考模式與狹隘的目標追求中喚醒，進而重新檢視平常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觀，它肯定人類的生命具有更高意義（林京霽，2012）。當代哲學家 Charles Taylor（2007）指出當前西方社會中，受人文主義及社會科學的文化影響，使得文化思想，傾向以經濟、政治和權力來詮釋人類的行為，這種理性固然重要，但是他們卻忽略了靈性的面向（spiritual dimension）。唯有思考生命的意義、人類思維中的善念美德等等涉及人類靈性層面的議題，才能從不同的角度評價現代社會脫序的現象。換言之，現代社會中擁有權力者需脫離結構規範中對經濟、政治的強調，考量人類仍是具有靈性的事實，並且承認人類有追求圓滿幸福生活的動機與渴望，才能有效得到解決現在社會問題的方法（Taylor，2007）。所以，結構規範中的價值觀是必須要衡量靈性的重要性，並且在靈性和理性的普遍性和差異性之間找尋平衡，一方面以和樂的生活概念架構社會，同時亦能秉持著不歧視而能相互接納卻有不同觀點的人，如此方能完整思考與處理人類的需求。本文係由「反結構」概念出發，在探討現代社會價值教育問題之前，對於 Taylor 的思想及核心精神，自應作有系統的說明。

一、Charles Taylor 對「反結構」的詮釋

Charles Taylor 對人類主體研究的成就，在當代哲學領域中扮演關鍵的承啟位置；Taylor 在《Source of the self》一書中以歷史研究角度與哲學分析的手法，呈

現現代人類自我認同的沿革及其中所產生的問題；而後 Taylor 又將其研究重心轉移到現代宗教歷史與靈性發展的面向，更對現代人的靈性生命諸多關切，而《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 即是 Taylor 靈性思想的鉅大貢獻，其中亦對「反結構」概念做了精闢的詮釋，本節將就 Taylor 的思想作系統整理，以明確呈現 Taylor 所詮釋「反結構」的意涵。

二、Taylor 的具魅世界說—人類內外對「意義」的知覺

Taylor 認為古時候的社會是一個具魅世界 (the enchant world)，當代的人相信，對於上帝的信仰與完全的奉獻，能使我們免於撒旦的脅迫傷害 (Taylor, 2007a: 32)，在具魅世界中，人類生命對於事物意義的覺知，是寄託在神聖和具有力量的神或靈體等能動者身上，而人類的存在是無法改變神、靈的意義。因為這些能動者的靈力與人類之間僅只有模糊的、滲透的 (porous) 的界限，它們能輕易地將意義傳達、穿透在人類身上，因此，人類便能夠透過本有的靈性去知覺感受其所呈現意義。也就是說人類心靈和宇宙萬物間是可以相互滲透的，而人類生存的外在世界即是意義來源。這些意義能夠滲透於人類心靈，使人類的存在意義和人類對世界萬物的覺知受到影響。此時，這種外來的意義不能再純粹被視為人類的內在感覺，但也不全然來自外來世界，它存在於我們與外在世界的間隙 (interspace)，而這個間隙是一個人類靈性知覺與外來世界間，可以相互滲透的模糊地帶 (Taylor, 2007a)。是以 Taylor 認為物體和各種能動者對於人類的影響，並不只是在生理面向的；它們甚至還能形塑且轉化人類的靈性和情緒狀態。

三、Taylor 「反轉儀式」的意涵

Taylor 指出在一個規範的體制中，淡化緊張關係的平衡缺口，通常是出現在古宗教儀式的「反轉儀式」(rituals of reversal) 中。而這「反轉儀式」又常在不同形式的活動裡被體現，最顯明的例子如現在台灣常見的群眾活動或歐美社會的奔牛節慶典中。在這類狂歡的節慶中，原有的社會規範秩序會暫時被淡化，參與的

人們在狂歡中，會暫時忘記自己原有角色、位階、權利之外，原本在社會規範中被禁止的都變成似乎被允許的，也在這段狂歡中，人們難免有脫序的行為，更會有各種放縱的行為，諸如性活動和幾近暴力的肢體動作、跳舞及盡情的胡鬧、宣洩等等，諸如此類的慶典活動就像是一個汽鍋的安全閥門般，它能夠幫助在沸騰頂點的宣洩、釋放，人在長期束縛中積壓的猛烈情緒，也能在狂歡當下瞬間抒解情緒，也會恢復了人類的活力。人們也因此能夠在這類活動中深切且深刻地感受甚麼才是「人類的存在意義」。V. Turner (1983) 指出，這種功能差異的互補而達成平衡的關係中，是可以看出過去的社會制度中，早為人類本性的實際需求，留著某些程度的存在空間與缺口。不過，此種原始能動的混亂，的確是需要秩序予以理性規範，方能得到平靜與和諧，更遑論社會也有「反轉儀式」的舒發，讓人類社會綿延不息地持續存在。不過，現代社會的主流意識規範，強調的是理性的法治秩序，所以，作為宣洩出口的「反轉儀式」，難免因具有威脅道德秩序的潛在問題，不僅常被賦予負面的意義，甚至在體制的運作間，是將會遭受諸多規範限制的。

四、去魅世界的人類工具化理性主義

Taylor 認為，雖然現代的進步文明，科學確實有其影響力，但不應過度誇大科學在整體發展中所扮演的因果角色 (causal role)，反而必須將焦點置放在社會經驗、道德倫理、靈性表達以及思想脈絡的轉變。方能從具魅世界充滿靈異的混亂，與現今「去魅世界」(disenchanted world) 的全然理性思維達成一個人類需求的平衡。所謂「去魅世界」指的是世界中所有物質不具有靈性色彩，且社會開始以機械式觀點來看待有機體的宇宙，也因此人類開始以自己的力量，去創建遭逢環境的秩序及自我存在的深層義涵，並將宇宙中所有的一切視為客體並加以進行認識與操弄。從上開的脈絡及演進過程，所揭露的無非是人類從充滿靈性滲透的知覺中，進入到另一充滿規範倫理與秩序框架的人人世界，此與 Taylor 所指美德意識形象，是人類靈魂祥和協調的狀態，似有其漸行漸遠的趨勢；然而，現今社會卻在人類本質被嚴重扭曲忽視的反思之際，開始省思重視靈性道德面的重構立

場 (reconstructive stance)，也開始將社會經驗、靈性依歸、思想體系由外加諸於去魅世界的秩序規範模式中。從表面上觀察，人們似乎也開始關注人類靈性本質不可或缺的必然性，但是這種靈性外加的操弄模式，卻隱藏著「人性是可被塑造」、「物我是可被分離」的工具化理性主義。它操弄著人們對生命的認知、也控制鉗制著人們生活需求，使社會經濟、甚至軍事力量完全能相容在社會一致化的觀點中，甚於被人類視為理所當然，且認為是生命過程所追求的唯一目的。Taylor 認為人類把自我與存有世界疏離的這種新理解，乃以 Descartes (周春塘譯，2010) 的心物二元論為主要依據，他將身與心之間設立了一個明顯、堅固的界線，將思想與意義都置於內心領域，而外在於心的領域不僅不具有內蘊的目的或本質，更甚者，人們會以機械論的角度、工具性及重構的立場來處理外在於心的事物 (林京霈，2012)。對於人類某些身體性的現象，包含覺知、熱情或本能的慾望、衝動等，Descartes 亦是抱持著淡漠疏離、冷靜及客觀的態度，此即現代社會所瀰漫的「疏離的理性」，亦成為現代社會法律、秩序及所謂不妨害他人有限度自由的思想根源。

五、「反結構」的蘊義

Taylor 在人類整體靈性發展的演義過程中，再次強調客觀、分離及冷靜態度的「疏離理性」，其所要闡述的是雖然能建構一個有秩序性的安全社會，然而在全力抗拒暴動混亂以及不可控制力量的同時，相對地也規範大多數可能引發社會不安的潛藏因子，卻也因此反而造成人與人間情感漸次疏離，甚至阻斷人與人情感的真誠流動。倘若歸納具魅世界到去魅世界的思想脈絡，大致可分列為三；(1)「阻絕式認同」取代了「滲透式認同」，以人類「心智」(mind) 作為思想與意義的根源，開啟了人與宇宙、與上帝分離的先驅，並為排他性人文主義 (exclusive humanism) 及內在性框架 (the immanent frame) 奠定基礎。(2)「反轉儀式」因紀律秩序文明的發展，而自主流規範中逐漸退去。而以工具性理性為基礎的思考，架構了社會的個體與群體的框架。(3)「疏離的理性」阻絕了人類靈性的發展，也壓抑了人本需求的表達和多元能力展現的機會。

就某種角度而言，不論結構體制中是水平差異或是垂直差異，它都是衝突與抗爭的主要來源，而藉由「反轉儀式」所帶來的效能，釋放消解在結構中所累積的負面情緒，進而淨化結構內在並修復彼此間的對立關係。在具魅世界中的「反轉儀式」是相對於現有結構規範裡的「反結構」表現方式之一，Taylor 指出，在 Turner (1983) 的思維脈絡中，所謂經常發生在「反結構」當中的情感交流是跨越且超越我們社會所處的界限。它是可以經由感知人類彼此間的平等且又相互屬於彼此間互動的關係而發生。換句話說，在結構規範中的權力、財產及社經地位，是會受到追求較高目標的生活所挑戰，雖然這樣的挑戰力量並不能輕易地取代現有規範內的秩序，但兩者間即成一種共存相倚相生的關係 (Taylor, 2007a)。也就是說「反結構」的概念並非僅侷限於 Taylor「反轉儀式」的表現與功能論而已。換言之，現代的反結構似乎是一種幻想式的理想，而且此種理念的無道德界限性，恐將會造成另一波「反反結構」聲浪，屆時，將會形成了反結構與反結構彼此消融的弔詭，也因此漸次發展出「因反結構而失去原有對多元面向的積極包容與肯定」的另一種排他性。

無論是極權主義或現代社會的反結構表現，甚至對現代科學證據過度信賴，或是對道德主義的操控迷戀不已，總之其背後都隱藏著對最佳解決方案的期待；不過，這種期待經常忽略規則的限制及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即使「反結構」意涵是存在不確定性與爭辯的，但其仍然能為生活上所強調的經濟繁榮與工具理性思維的現代人帶來深沉省思與影響，相對地更提供人們精神和順圓滿的另一種可能性 (林京霽, 2012)。當然，Charles Taylor 這位當代哲學家在《Source of the self》&《A secular age》兩部巨著中，對於「反結構」概念的詮釋，有極其深邃而完整的兼容思想，本文受限於篇幅無法完整表達其精要，僅能擷取 Taylor「反結構」思想中，「具魅世界反轉儀式」與「去魅世界理性主義」概念作相互對照，並運用在本文所探討的現代社會主流意識，突顯在規範的結構體制下，人類緊張疏離關係和求取理性與靈性如何平衡的缺口。

叁、工具化理性主義與台灣社會的普世價值

現代社會最詭異的文明就是人類工具化理性，理性主義隱含著目標主義、功利主義，它是以科學技術本身的邏輯脈絡發展而成的思想，也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建構體制的依據，它的最大特徵是具有工具性和操作性；在充滿科技文明的時代，它無可否認的是維持秩序規範及社會運作的模式之一；不過，過度理性的思維卻隱然將人本的思想力量轉化成一種無形的壓迫；特別是在社會上具有公共性質的教育、文化、律法、公共衛生等層面，尤應注意的是過度理性主義可能對於人本議題所造成無法回復的傷害。教育是人本的基礎，在教育場境的師生更是未來社會國家的柱石，教育會使事物的意義與社會的通識價值綿延久遠，尤其是帶領各公共領域發展的高等教育之方向性，更主導了整體社會的價值觀和影響力。本文以國內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或升學歷程的猶豫轉折問題，作為深入觀察與引申當前社會現象之討論題材。

一、從大學畢業生的困惑談起—就業、升學的徬徨

從國民教育體系中，被填鴨式灌輸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觀念的社會青年，經歷了四年的大學教育後，面臨的是成年獨立之路；他們的選擇是就業？創業？或是繼續念碩士班？念碩士班有沒有用？拿到碩士學位就有競爭力嗎？要唸那科類研究所？以自己興趣或未來就業為考量？大學和碩士學歷的差異在哪裡？這一連串的問題對一個剛出校門的青年人而言，確實是無可負荷的沉重。但是，就規範中的社會主流價值而言，這些問題正是青年人必須面對的抉擇，也是他們生命過程應該經過的路。這些選擇就業或繼續上進唸研究所而猶豫的人，他們所困惑的社會現象與趨勢的成因，應追朔自 90 年代初期台灣地區教育與文化，受全球化的風潮所引發的改變。「全球化」(Globalization) 已成為上世紀末至本世紀最普遍被提及的流行語詞。它改變了文化的根本結構及對文化的詮釋，許多國家與社會很難再全然保持自己的文化，而且無論教育的目標、內容、方法、

教學者與學校組織，均被迫著因應此一變遷。事實上全球化的概念，是一種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文化殖民手段，先進國家從經濟的層面輸出，他們以全球化是「世界透過不斷增加的國際貿易、生產與金融市場的相互國際化，由持續增加的網路化、全球電傳系統，促進商品文化國際化，迅速地整合為一個經濟體的過程」，使朝向經濟開發中地區或國家，因民生需求而迅速被植入共同共有的工具化概念。而全球化也使「連結各地之世界性社會關係增強，使時間與空間的壓縮，強化世界為一整體的意識」。全球化是「知識經濟的產物，受到新科技對經濟的影響，形塑以知識為主的經濟型態，它影響人類的經濟與社會生活，促使國家角色的改變」。也在它的影響下，教育與文化呈現了許多新的面貌，在文化上顯示的重要特徵為個別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標準化、膚淺化、普遍化。在教育上更難免走上國際化、交流化、市場化及目標化。這所有型態的同化，簡言之，就是經濟強權以政治與經濟實力掌控文化傳導的優勢，主導所謂的「主流文化」來主宰一切；無論語言、生活、大眾傳播均趨於一致現象，未來的價值、意識亦會趨於一致化；文化將失去了多元性，不僅減損了文化價值亦形成文化再製，本文稱此為「無煙硝而環保的經濟殖民」。

在這種眾多而琳瑯滿目的外來文化的趨使下，人的距離變近心的距離變遠時空間也被壓縮，人的虛榮心、好奇心、上進心更需要被滿足，社會通識的主流價值當然也不能免俗的跟隨著演繹；強調擁有較高的權力、社經地位、豐厚財帛方為成功的表徵，所以，將開始奮鬥人生的青年學子，開始以取得高等菁英學歷，各種專業證照為未來社會競爭的立足門檻。台灣社會為因應這種社會現象的改變，報考各級學校、證照、及公職資格之補習行業，竟也成為林立街頭的商業行為之一，如此充斥、慌亂而飢渴的能力證明浮濫，終究難免走上失去被社會信賴的下場；而走在就業或再升學路口的青年人，又豈能不更加困惑而迷惘！

二、從大學畢業生困惑的「反結構」探討

本文在前段論述已將「反結構」的核心精神做簡明引述，在大學畢業生困惑迷惘的探討中，可以感受到「全球化」風潮，所帶來理性主義的社會進步和人本

思維的退卻；人所亟亟追求的學歷、證照都使謀求生計成為發展的工具，富人貧窮皆無從脫離它的糾纏，因為再豐厚的專業學養只因秩序規範的必要性，都會變成不足為憑的所謂欺騙；擁有一張傲人學歷文憑和專業證照，無論才學如何總可以在規範領域內為所欲為。人類自翊為萬物之靈，在不斷擴張增長的全球化地球村的概念中，人所被屈定的功能位置是千萬個必要被操作環節中的工具之一，所以，人也不能倖免於被工具化的趨使。以全球最大的服務業麥當勞為例，他的食品物料來自於世界各地，它的配方由總公司設定完成後，各個門市人員僅需依照操作基準，按下按鈕調好溫度控制好時間，即可製做出全球品質一致的美味食品，在這全球最大的食品服務業裡，柴、米、油、鹽、醬、醋、茶是工具，各種烤箱、油鍋、煎爐是生財工具，人在其中更是照表操作的活動工具。作者服務於眾人羨慕的外商科技大廠，在生產線上的操作技術員、工程師、主管等，無一例外的需依照設定的基準操作，若再精確的形容人員在科技廠中的功能，應稱之為有機的機械手臂更為貼切。吾人從麥當勞企業到高科技產業的經營概念觀察，設備當然是工具、人在其中也是工具；由小窺大，在全球化的思維中，人雖是人，但是人依然是規範框架中能操作工具的工具；也可以說，在全球化的風潮中，人類本質的需求與靈性，並未存在於秩序規範的理性思考脈絡中，於是，在眾多人力聚集的先進科技產業，乃率先將人類的腦力、體力及功能量化、資源化，也制定更多更細緻綿密的規範，去操控這些會思考、會活動也會不聽話的工具人類，企業體毫不隱諱的將過去「人與事」並存的人事部門，正名為人力資源部門，台灣更有先進的優秀商人，首創「人力銀行」展示人力功能櫥窗任君選擇。殊不知，在工具化的理性思維中，人類乃工具類別裡最好驅使也是最難管理的一群，人有群聚性，會思考會說話有情緒無法完全掌控，也因此，台灣的某大模組企業早在多年前，結合了日本的軟體商社開始研發機械人，試圖以不會疲倦、不會抗爭、絕對服從的無機體取代多變的人類，而既然人類在這個高度文明的角色價值底下，都可能比永不疲倦的設備、機械不具有使用價值，那麼，一個大學畢業生與研究所碩士生又有何差異？他們的困惑與徬徨又豈能不存在？

於是，我們不禁要思考，在這個屬於工具化的理性主義裡，人都會想要以無

機體的機器人來取代人，他的思維中究竟缺少了甚麼？人類生活其中，對理所當然的財富追求得到是快樂或滿足否？現今社會通識的價值真正是人所追求的生活目標否？在上述諸多問題的探索中，人類終究會追溯到知識的啟蒙點－「教育」，人類將會在「困惑、徬徨」中，開始對社會化、市場化的現代教育政策，所影響的社會價值觀作出深刻的檢討，人類也會在「人即工具」的現代文明中醒悟，開始尋找另一種更高價值的生命意義。回顧近 40 年台灣的教育模式，無論政策如何改變，「考試」都是永遠不變的目標，考試可以進入更好的學校，考試可以得到更高的學歷，考試可以取得維持生計的證照，考試可以進入公職捧個鐵飯碗終生無虞；「考試」的確是一個公平的篩選制度，也是種脫貧求得溫飽的捷徑；不過，教育並非僅為考試而設計，教育是一種文化的根基，它擔負了一個國家社會的共有文化型塑和傳承。以台灣地區而言，這 40 年間的教育制度，教導出站就在就業與升學無所適從的大學畢業生，可以說這 40 年來我們怎麼對待教育，在 40 年後的今天教育就還給我們甚麼樣的成果！也可以說，大學畢業生的困惑是現代社會的共同現象，也是過去 40 年教育態度的寫照。因應考試而演繹的教育不是知識性的傳導，也不具備理解與思考的教育本質，它只是作為通過一種資格門檻的工具而已，在這些教育體制裡成長的人們，往往無法從架構對事情或環境際遇作為思考的脈絡，更缺乏判別事物取捨的邏輯能力，他們對於社會的通識價值只能理所當然的人云亦云隨之起舞。但是，當現代科技文明由「人即工具」的型態演化至「人不如工具」的時刻，人本的價值將不存在於已經僵化的理性規範中，人類也將會在科技文明與規範的理性主義底下，逐漸被「物」化而價值無存。不過，綜觀生活在現代文明的台灣人，似乎並未意會到已生活在全然理性主義氛圍下的重重人本問題。

三、現代社會的共同價值觀

台灣社會在過去數十年間，因為科技文明的提升，社會財富快速增加、政治制度也因應著型態而不斷改變，這變異的頻繁使人與人間，人與團體間的關係不斷的被衝擊，而這些變化與衝擊對於台灣地區的民眾，在價值觀上也將跟隨著文

明的演進而發生劇烈的變化。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所，對台灣社會共同價值觀的調查報告中，將其分為宗教價值、社會與倫理價值、政治價值、經濟與成就價值、傳統價值等五大類（關秉寅、王永慈，2005）；在社會與倫理價值方面，家人始終是提供資源與感情最重要的對象。在政治價值方面，台灣民眾日益重視他們在政治上的決策權與發言權，但認為人民對政治決策有影響力之比例有下降的趨勢。在經濟與成就價值方面，同意吃苦就能成功的人有減少的趨勢，這一方面可能意謂著勤奮工作態度上的轉變，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眾對台灣社會中的社會流動逐漸趨緩，財富不平等分配逐漸擴大等等結構性因素的知覺（王振寰、章英華，2005）。民眾對於教育目的之看法也在轉變中，「找到好工作」已成為 2000 年最重要的目的。最後，在傳統價值方面，始終有一群人期待繼續保留過去的倫理道德，其中又以中壯年、高教育程度者對傳統價值的保留愈肯定。綜合而論，台灣社會的民眾在短短三、四十年內經歷快速的工業化和全球化的過程後，其價值觀的變化在相當程度上，也轉變到強調與個人自由相關及趨於自我利益和安全為中心的取向（王振寰、章英華，2005）。

至此，我們必須要問：「甚麼才是價值？人的價值又是甚麼？」在 1951 年人類學家 Kluckhohn, C. 等人曾將價值定義為：「價值是一個人所特有的本質或屬於一個群體的特色，不論是隱含性的或外顯性的，一種認為什麼是值得的想法。這種想法影響了個人或群體在可用的行動方式、途徑、及目的中做選擇」。Kluckhohn, C. 等人進一步指出價值體系包括了人對大自然的看法以及人在大自然的位置的看法、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在處理人與人和人與其環境的關係時認為值得或不值得做的看法。簡言之，價值就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所提供給社會成員一套認定何者為真、善、美的標準。楊中芳（1993）認為價值體系包括了世界觀、社會觀和個人觀等三種價值理念。世界觀是指對人及其宇宙、自然、超自然等關係的想法；社會觀則是對社會及其中成員關係的想法；個人觀則是社會成員個人所必須有的價值理念（楊中芳，1993）。這種比較廣泛抽象的分類可以含涉文崇一（1989）比較具體的價值觀分類。其具體的分類大致包括了與世界觀有關的宗教價值，與社會觀有關的政治價值、經濟價值、家庭價值，及與個人觀有關的道

德價值和成就價值等。

由上述的價值觀點我們可以理解，人生存在社會群體之間，一個個體雖然微不足道而毫無影響群體的能力，但是當某個體呈現一個具有意義、足夠吸引人的觀點或思想時，個體可以很容易的在群體中引發共鳴及討論，也會在群體中引發模仿與崇拜的效應。對於這種現象，我們在眾多研究報告和學術分析中，所能觀察及理解到的，都僅止於對這「群起效尤」的現象作概括性的註解，並且對這類單一而突然的事件多所期待和羨慕；至於該現象是如何形成？它所以引起仿效的脈絡為何？在現代的速成文化中則甚少有人深入追究或理解，社會也在群眾傾慕快速成果的追逐下，步入金錢、權力的遊戲循環，人本的靈性價值亦在忙碌追逐中漸漸被淹沒遺忘。於是，人類本質具有的多元能力和需求，諸如理性、邏輯、直覺、同理、情感、想像、創造等（林京霽，2012），則甚少出現在現代人的忙碌思維之中。不過，人類既然不是機械，人類本質也具備了情感靈性等多元能力，人類自然不甘於被工具化、資源化，所以人類必然會在驚醒的時候，重新思考從學習和知識中，尋找人類存有於世的價值和滿足；這種現象就是中國古老哲學思想的「物極必反」現象的呈現；而人類在現有結構之外的另一種思維，及另一種較高價值的醒悟及追尋，也是 Charles Taylor「反結構」思想的核心精神。

四、教育的價值與價值教育

在人類的普遍認知裡，「教育」是人類知識的啟蒙，教育的過程中可以幫助學生發現生命諸多的面向，也會開啟學生的學習思考之窗，也經由「教育」的途徑去促發人性的本質更趨近於完整，教育提供一個啟發、型塑的機會，使學習者除了看到社會主流意識之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珍貴的事物意義與生命價值，同時教育也開展學生探索與思考生命意涵的能力，而循此脈絡逐漸尋找到能與自己產生深刻共鳴的人本價值與滿足感。在本質上，工具化理性主義是維持社會秩序與安定的基本思想，但是由理性所衍生的經濟成就價值觀，則會帶來社會生理溫飽之外的功利追求，這種過度強調的理性思維，將完全忽視了人們尚有尋求安全、愛、歸屬感與自我真實現的需求。「教育」的價值就是要開啟人們的思考能力，

也是要開展人們在主流結構外的全方位視域，讓人們具備足夠的知識，去探討個人生命意義及生活目標的抉擇能力。再就價值本身而言，它具有個人化的特質，但是它也具有被同化的普遍性，也就是價值是會反應或運用在個人置身所在的各種情境之中，價值是抽象的，它只是一種付出與滿足之間是否相宜的個人感覺，價值必須要透過相對反映的具體態度，方能觀察和理解它的意涵。所以，在社會上的每一個個體，都必須經歷教育的過程而獲取足夠且多元的知識，讓個體足以理解或判斷自我的需求、興趣、情感、目標等個人知覺元素，也使個體在生命的競逐過程中，感受到其中的意義與滿足。所以，生活在人人世界中的個體，對相同的人事物會產生各種不同的評價，這種評價的差異性，是每一個個體在成長環境與攝取知識脈絡的直接感受，它將在個體面對人事物的態度上具體的表達出來。「價值」是如此的抽象與艱澀，「價值」也是來自個體內在的感覺，也因此「價值教育」並不能直接教導學生甚麼才是「價值」，「價值教育」應該是為學生準備豐厚的知識，且讓學生在攝取多元養份時具有足夠的思索和判斷能力，再去找尋可以「滿足自我」的意義與感覺。

肆、社會價值教育重構的結論與建議

一、價值教育重構之研究結論

台灣人的歷史極為特殊，數百年來受過西班牙、荷蘭、日本和滿州人的統治，加上現有人民大都是大陸山西、河南在大旱時南遷福建而渡海來台的移民後代，歷代薪火相傳的生存概念都是「逃難、避災」，一切都是以快速取得、快速遷移為保命生存之道；台灣在近數十年間，更因政治型態的不安定，經濟產業外移、政客內鬥頻仍，益增這塊土地上人心的無根與不安定感。在這種特殊氛圍裡的社會意識價值，無可厚非的將生存和速成作為目標，也將快速累積財富視為價值與成就，教育在社會的驅使下，也不得不跟隨著「工具化」「市場化」，教育的方針與制度跟隨著社會人民的需求而改變；變得重理工輕人文，更變得不再是傳道授

業解惑的知識場域，長此以往，台灣人難免步上「人不如工具」的沒落世代。

Charles Taylor 反結構的思想，提供了苦悶、窒息的現代人一種超越人類既有能力，和跳脫出規範制度之外的動力，它喚醒現代人重新檢視平常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觀，以及現有秩序結構的僵化思維和狹隘目標追求的提醒，Taylor 的思想提示現代人一種較高於現有的價值。於是「反轉儀式」般的跨年、狂歡甚至學運遊行等活動，開啟了現代人宣洩、抒發的出口，他們重新尋找人類生存的意義，也難免在各種活動、聚會中脫序。但是，進化文明的理性將會羈絆著人在宣洩中可能的脫序行為，既有的結構規範亦不容許被破壞再「重建」，現代人在激烈的衝撞中無從脫困之際，必將會在結構中回到教育的場境，以知識的探索來找尋平衡身、心、靈的可能方法，人也將在知識之中，重新建構以社會經驗、道德倫理、靈性表達為基礎的價值意識，教育自此將可回歸傳道、授業、解惑的結構，緩慢而無聲的彰顯知識的價值。

二、研究建議

Charles Taylor 在《A secular age·世俗時代》一書所詮釋「反結構」的概念，深刻的提醒了這塊土地上的住民（包括作者），要在現代社會理性主義的普世價值中反省，讓生活其中的人民增加些人本的平衡元素。不過，這些文化、價值觀的變革是緩慢的、漸進的；它必須經由教育的場境著手扎根，在教育場境中少一點「未來偉大的志向？」的虛無飄渺，多一些「做好現在角色就是成就」的知足；少一點未來競爭力的焦慮，多一些做好現在就有未來的踏實。這些平凡無奇的落實教育，本來就存在於過去的教材典籍之中，只是在文明社會的功利價值裡被淡忘而已；台灣的九年國教甚至十二年國教都是絕佳的通識教育制度與平台，只因社會的工具化氛圍滲入教育，也因法令不夠周延，使這些人本的知識一再被刻意荒廢，以致於學習者在成長過程或大學畢業後無從理解或判斷自我的存在價值，也無從在學習中、生活中、工作中獲得內在的滿足。本文建議台灣的政治操作應絕跡於校園，也呼籲功利的干預與速成的目標放過基礎教育，儘量讓教育清澈的理想化、知識化，讓國民教育制度完全屬於人文或基本知識的學習場域，人們也

將因此而可以攝取豐厚而平衡的知識，去理解去建構自我的生命意義與價值，這紮根式的「價值教育」，方可傳導給現代人真摯而滿實的社會價值。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文崇一（1989）。調查訪問法。載於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下冊**（549-586頁）。台北：東華書局。
- 王振寰、章英華（2005）。**凝聚台灣生命力**。台北：巨流。
- 林京霽（2012）。Charles Taylor 對「反結構」的詮釋及其在生命教育上的蘊義。**生命教育研究**，4（2），91-119。
- 楊中芳（1993）。試論如何研究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319-439頁）。台北：桂冠。
- 周春塘（譯）（2010）。**沉思錄**（原作者：René Descartes）。台北：五南。（原著出版年：1641）
- 關秉寅、王永慈（2005）。寧靜革命：台灣社會價值觀的變化。載於王振寰、章英華（主編），**凝聚台灣生命力**（65-99頁）。台北：巨流。

外文部分

- Kluckhohn F. & Kluckhohn F.L.（1961）.*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Illinois :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 Evanston.
- Taylor, C.（2007a）.*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C.（2007b）.*Templeton Prize winner Taylor talks about spirituality in modern society*. Retrieved January 20, 2010, from http://www.pbs.org/newshour/bb/religion/jan-june07/templeton_03-20.html.

Taylor, C. (1989). *Source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V. (1983). *Liminal to liminoid, in play, flow, and ritual: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symbology*.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60(3), 53-92.

Explor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education in modern society: Through the “Anti-construction” concept of Charles Taylor

Chia-Ling Kuo*

Abstract

The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achievements in the mainstreaming modern society consist of higher power and social economic class, and wealth. Even in the democratic society emphasizing equality, individuals' behaviors and goals are framed by instrumentalized reasoning, and are categorized, ranked, or treated unfairl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us, have to emphasize their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 or job nee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ir students to be successful. Therefore,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ve to adopt mainstreaming values to maintain the sense of security. However, it makes the individual to be restricted in the instrumentalized reasoning. It lessens students' and teachers'

energy and meaning of life, making them feel empty, lost, alienated, and without strength. The article sets off from Charles Taylor's concept of

“Anti-construction” and explore the issues of the values generated from education and mainstreaming modern society. The concepts of “Re-Enchanting the World “and”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Rationalism” of Charles Taylor is used to alert the living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o propose the profound effects of education led

by rationalism to the individuals. Moreover, based on the confusion towards careers of college graduates, values of modern technology civilization and instrumentalized reasoning are discussed, their causes and contents are analyzed, and the cultivation of value education are criticized.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value education must go beyond instrumentalized reasoning and pursue humanism to balance the existence of humans, and make the value education more meaningful.

* Ph.D student, Tungha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mail : salin1768@gmail.com

